



《杨门女将》剧照

我进入戏曲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了，记得当时入行是十分偶然的。但是，当我渐渐明白京剧是什么的时候，我的喜怒哀乐，心血汗水，全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今年国庆，我有幸受邀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跨越世纪”方阵并登上彩车，在路过天安门城楼的一刹那我感到心潮澎湃、无比光荣，这是国家给予我们戏曲工作者的最高荣耀，此时此刻，所有付出的心血都是值得的。京剧给予我的，远远超过我给予京剧的。我在中国戏曲里，找到了一个至真至美的世界，那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作为一名戏曲传承者，我在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既向李金泉等前辈学传统学，又向同行学时代学，通过传统古装戏《罢宴》和新编历史剧《曙色紫禁城》等作品，让旧戏演出新意，让新戏延续传统，让时代的创造与戏曲的遗产相融。我深刻地体会到：戏曲从来不会变老，鲜活的戏曲史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史！

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古希腊戏剧与印度梵剧，早已经成为遗迹，只有中国戏曲，现在还活着，并且越活越年轻。中国戏曲早就突破了国界，而成为人类艺术的杰出代表。

2002年，由我主创的京剧电视连续剧《契丹英后》播出后，吸引了一大批不太关注京剧的观众，获得了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填补了飞天奖戏曲一等奖的10年空缺。2009年，由我主演的我国第一部京剧数字电影《对花枪》获得中美电影节天使奖的时候，我发现戏曲的魅力是世界性的，我们应该有面对世界走向世界的自信。2010年，当将话剧《曙色紫禁城》改编成京剧的时候，我发现京剧的表现空间是无边的，京剧的生命力是无穷的。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

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 韩希明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指示精神，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关怀下，剧院宋晨院长带领我与国家京剧院三个艺术团队的优秀青年艺术家们，创排了革命现代戏《红军故事》，由《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小戏组成。

2018年下半年，《红军故事》剧组一行40余人到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及秋收起义纪念碑等地进行了参观学习和创作采风。大家纷纷表示，演好《红军故事》就是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英雄的缅怀与敬仰。

经过60多个日夜，我与导演、唱腔设计等主创人员反复探讨三部小戏的表演技法。同时，我又是其中《半条棉被》剧中人物徐解秀的饰演者，同所有主演一样，背剧本、练唱段、读念白、习神态，力争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到真实生动，贴合人物性格。该剧演出后社会反响强烈，并在2019年新年戏曲晚会为中央领导演出。

国家京剧院以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的创排，承担起发挥国家院团“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推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培养“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艺术人才而不断努力前行。国家京剧院还创作演出了《西安事变》《党的女儿》《横空出世》《生死契约》等一批以人民为中心，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剧目，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前，我参加了由国侨办组派的“文化中国”艺术团赴美慰问演出，有幸带领艺术团访问了美国五大城市。

当有些观众知道我们的演出信息后，不辞辛苦赶来观看演出，每当观众涌到后台对我说，他们是驱车数小时赶来看演出的，作为一名演员，我无比地感动。中国的戏曲被世界各国人民欣赏簇拥着，我为之骄傲。

此次出访演出，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海外观众对京剧的热爱，表达了他们深深的爱国情怀。同时，也让我深思，这些年我们走出去有震

撼力的作品不多，我们艺术家自身是需要反思的，我们需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专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同时，要放下身段，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

这次演出也让我亲身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度和传播速度。每次演出我都看到了广大侨胞对国粹的热衷和景仰、对艺术家的诚挚拥戴和关怀，以及浓浓的爱国情怀。演出回国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给京剧院的贺信里高度评价了此次出演，称这次出访“适逢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意义重大。艺术团受到我驻外领馆、侨胞和当地主流社会的高度评价，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特色，增进了当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了解，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构建和谐侨社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一名戏曲工作者和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者一样，我们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尽我们的全力，与百岁的中国戏曲一起，活在当下，活在此刻。以鲜活的姿态，融入当下生活的脉动，活在人们当下的生活里。让中国戏曲，有今天的呼吸。

2017年9月8日至17日，由文化部主办，由我担任主讲的中华文化讲堂“东方戏韵——中国京剧艺术之美”专场讲座赴哈萨克、俄罗斯、瑞典多次巡讲，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上再次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在瑞典的法尔雪平市和首都斯德哥尔摩，六场巡讲活动，剧场座无虚席，赢得了阵阵掌声。

结合《游园惊梦》《三岔口》《霸王别姬》《盗御马》和《杨门女将》五大经典京剧剧目的表演，让当地听众了解京剧的行当、功法，以及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感受到中国京剧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震撼力。

互动环节观众争相上台学演京剧。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纷纷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我深知，以文化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对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独有的也是世界共享的。此次

想象中客串将军。辛弃疾自小习武练兵，身材魁梧，体格雄壮，有霸气。有人将他神秘化，说他的“真相”是青兕——独角犀牛，青黑色，重千斤，凶猛绝伦，力能杀人。据说狂僧义端看到他，立刻吓软了，嚣张气焰顿时消退，只会可怜巴巴地哀求“幸勿杀我”。辛弃疾在《一枝花·醉中戏作》中勾勒的自我形象是：“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黄金腰下印，大如斗。更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骑战马挥宝刀，腰下挂着元帅的黄金大印，千军万马手持弓刀，遮挡在他的前前后后，一派威武的主帅气概，虽然未免有些夸张，却并非虚言。

辛弃疾这首“壮词”，记载的是他抗金复国的壮举。早在1161年，21岁的辛弃疾带领自己聚合的2000多人，投归农民起义军首领耿京旗下，担任掌书记，与耿京共同谋划，使得这支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正当辛弃疾南下与南宋朝廷商洽起义军进一步发展的时候，部将张安国却杀害耿京，劫持一部分义军投降了金兵，回程中的辛弃疾闻讯，带领50名义军健将，飞骑直扑滁州，在5万人中抓获叛徒张安国，当场号召上万士兵起而反正，然后辛弃疾带领他们，渴不暇饮，饥不暇食，一路向南，投奔南宋，献俘朝廷。辛弃疾曾经从军，有着职业军人的敏感和向往，他渴望战斗，迫切盼望能够走上战场。他的激



《半条棉被》剧照，左一为袁慧琴

“中华文化讲堂”向三个国家的人民介绍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国粹——京剧。京剧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国人对京剧及京剧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让当地观众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人的勇敢、勤劳和高尚的品德，更好地促进了国家间的了解、友好与合作。

我在每场演讲的最后都会压轴清唱一段，各地观众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瑞典法尔雪平市市长听完演讲后十分激动地对我说：“您的声音是天籁之音，您的声音植入了我的心灵，能听到您的演讲我感到十分幸福。通过您完美融合中外文化的方式交流，使我们中西文化消除了隔阂。”市长的先生也说：“京剧以前我看不懂，但听了袁慧琴的讲座以后再看着懂懂了。”而这也正是我近年来的艺术追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积极参与议政，多次在两会提交关于戏曲的传承和保护的提案，希望“给古老的艺术插上现代传媒的翅膀”，利用网络时代特有的优势媒体传播我国的国粹文化。

2016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针对现在好多艺术院校依然是简单地、整齐划一地将普通高校的教学方式照搬进来，有时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剧院后还要经历多年的二次培养的现状，我提出“院带班”传承京剧人才培养模式，因材施教培养领军人

情，他的悲愤，他的忧伤，常常促使他会把远山看成战马：“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畴昔北山安在，应为先生见挽，万马一时来。”他的这种情绪在《破阵子》中有了集中的爆发。清朝人王渔洋将词人分为四类，“有诗人之词，有词人之词，有文人之词，有英雄之词”，辛弃疾这首词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之词”，是他当年军旅生活的情景回放。

英雄辛弃疾，壮怀激烈。词中吟赋了九件事：酒醉之时挑灯看剑；梦境之中倾听连营号角；豪爽地与部下分吃烤肉；在军营弹奏雄壮的战歌；沙场秋点兵；跃马扬鞭；飞剑破的；完成统一大业；青史永垂千古。“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是回忆过往，也是对战斗生活的热烈憧憬。辛弃疾有着出将入相之才，他为南宋朝廷处理过几起重大的“维稳”事件，充分显示了他的干练、机智、果决：出守滁州；平叛文正之乱；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飞虎军”一经建成就“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晚年出知镇江，一到任就侦察敌情，制作一万件战袍，积极备战。他认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水龙吟·渡江天马西来》）；他“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春赴漕介庵》），他一生都想救中原百姓于水火，热切渴望率军北伐、收复被异族占领的中原故土。稼轩词，有着一贯贯之英雄主题。

物，并就培养目标、教学原则、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经费来源、生源安排等都进行系统的设计。

2017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我被推选作大会主题发言，明确提出中国戏曲的传承发展正走在体系化建设的道路上。我建议，及时记录传统戏、新创戏，通过中华文化的国家传播平台积极推广，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艺术的对话和交流。为更好地传承创新戏曲文化，建议实施当代戏曲名家优秀代表作推广工程；建立健全戏曲艺术的“国家典藏”制度和优秀剧目传承体系；强化戏曲院团和戏曲学校、重点大学的跨界合作，重点加强戏曲适应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学科建设。这些建议引起了代表和委员的共鸣。

我是演老旦的。我最不怕的，就是老了。就像杨门女将里的佘太君，百岁也要上战场。生命的每一秒，都是新的轮回。所以，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此刻。每一个此刻，都有机会去接近永恒。

艺术家必须要有政治意识、民族



这首《破阵子》，写出了战前动员的热烈氛围，也写出了将士们的豪情；写战场场面的紧张激烈，写飞驰如箭的战马和响若雷霆的弓弦，写战场搏杀的刻不容缓、险象环生……可惜，这不是战场，只是词人的梦境。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来得出人意料，正如夏承焘先生的评点：“做文章，正面愈小愈好，像斧头一样，上头大，力量就大。辛弃疾这首词，最后一句之所以有力量将上面九句打翻，正是这个道理。”一声浩叹，道出他心里长久的隐痛。写这首壮词的时候，辛弃疾53岁，已是壮士暮年。对着镜中白发，辛弃疾曾屡屡发出深沉的慨叹。如“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水调歌头》）“便好消磨心下事，莫忆寻常醉后歌。可怜白发多。”（《破阵子·少日春风满眼》）“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南归之后，辛弃疾尽忠，政绩卓著，可是他从金人统治区投身到朝廷的“归正人”身份，始终受到当权者的侧目，他忽而被起用忽而被闲置，在出世与入世间备受煎熬。因此，他既希望“金印明年如斗大”（《满江红·“笳鼓归来”》），有朝一日，转赴抗金前线；又早有“更乞鉴湖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思想准备。淳熙八年（1181年），到上饶带湖新居闲居十年，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移居铅山瓢泉新居闲居八年。虽然“平生

意识、大局意识，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生活中发现人性的光芒，用高超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才能出好的作品。浮躁的心态，产生不了大艺术家。在四川汶川和云南鲁甸发生地震的时候，我随文化部慰问团，多次深入到地震受灾一线慰问演出，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深入群众、深入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才能够出好的作品，才能够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中，才能够真正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2017年10月25日，我被北京市教育工委聘为北京高校“名家诵读经典”市级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教师，并在中国戏曲学院为首都6所艺术院校的师生讲授“艺术名家讲解十九大”第三讲《走进国粹艺术 彰显爱国情怀》。通过讲座，青年学生深刻感受到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教导，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坚定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当我们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外来文化产品的影响时，要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创作出优秀的以弘扬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今年6月至10月，我三次赴新疆克拉玛依进行慰问演出，给当地人们展现了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10月10日，国家京剧院与新疆克拉玛依市政府共同成立国家京剧院克拉玛依文化中心，通过这一平台开展文化共建，推动克拉玛依的文化和京剧艺术扎根基层的推广普及，我再次真切看到了民族团结、文化大认同的广阔前景和巨大力量。

戏曲，是中国人歌唱的方式，是中国人抒情的方式。它诞生在中国人的生命里、血脉里，生长在中国人命运的土地里。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呈现的是中国美，表达的是中国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戏曲要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反映新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也是我们戏曲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者系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



塞北江南”（《清平乐·“绕床饥鼠”》），“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但却只能“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他“自诩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洪迈《稼轩记》），从京口到上饶，又从上饶到铅山，越来越远离北伐前线，人越来越老，吹角梦回、分麾下炙、沙场秋点兵三个场面再现了当年的威风凛凛，笔锋一转，“可怜白发生”，回到现实，悲从中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无奈颓唐之感油然而生。辛弃疾与陈亮的唱和之词并不是很多，辛弃疾赠予陈亮的词作仅三首，《贺新郎·把酒长亭说》和《贺新郎·老大难堪说》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作于两人会见五年之后的绍熙四年。词作内容反映了辛弃疾思想感情的变化：淳熙十五年，辛弃疾雄心尤烈，五年之后，《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的末句表明，辛弃疾已经预料到，所有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将要归于灰飞烟灭。

生不逢时，生逢乱世，辛弃疾最终未能实现英雄的理想，临终前留给世间最后的声音还是大呼“杀贼”，这又是何等的悲壮！

